

一个中国常驻记者的真实笔录

俄罗斯巨变

黄炳钧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俄罗斯巨变

——一个中国常驻记者的真实笔录

黄炳钧/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巨变：一个中国常驻记者的真实笔录/黄炳钧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3

ISBN 7-80127-851-8

I. 巨…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56 号

俄罗斯巨变

著 者：	黄炳钧
责任编辑：	田 驰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13 印张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80127-851-8/Z·18 定价 23.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笔者曾是中国《经济日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在那里度过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一个常驻记者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何况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大地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有 93 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也分裂成 15 个独立国家。在此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平，困扰着俄罗斯和她的人民。笔者亲历了这些变化，观察了这些变化，也报道了这些变化。

1990 年 5 月，我到任的那个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二年的 6 月 12 日，他出任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总统。叶利钦时代大概从此时开始。以后发生的大事都已载入史册：八月事变、苏联解体、休克疗法、炮打白宫、车臣战争、议会选举、政府更迭、金融危机……直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总统突然宣布提前辞职，同时宣告叶利钦时代的结束。

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除了继续保持军事大国地位外，在其他方面正在失去世界大国的分量。世界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才有了北约东扩，特别是科索沃战争。西方国家第一次不顾俄罗斯的反対，未经联合国的同意，悍然轰炸南联盟。

为了弄清这个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涉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叶利钦时代。普京已经顺利接班，正带领俄罗斯人民跨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他为自己提出了“强国富民”、重振大国雄风的任务。普京时代刚刚开始，可谓“任重而道远”。

我在本书中仅以一个中国常驻记者的眼光记述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这些记述可能是片面的、肤浅的，但却是客观的、真实的。无疑，我在记述这些史实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至于他们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历史去验证。本书无意对叶利钦这个历史人物做出全面评价，那也是今后历史学家的事。

我的确意识到，我国和苏联曾经有过许多相似之处，此后又都面临改革的重任，但两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结果也有目共睹。苏联改革，后来是俄罗斯改革，说轻了是不成功的。或许比过去多了一点民主、自由，但当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35%—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时，大家更加关注的还是生存问题。应该说，教训有时比经验更有价值，因为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许多俄罗斯朋友对我说，他们希望中国的改革不要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少走一点弯路。为此需要认真地研究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历程，从中汲取可贵的教训。我既然赶上了这个历史时期，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了那么长时间，自感有责任把这段丰富的历史连同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供有志者进行研究。

黄炳钧

2000年岁末于北京

责任编辑 田 驰

封面设计 姜 欣

ISBN 7-80127-851-8



9 787801 278517 >

作者简介

黄炳钧，1934年4月出生于上海市。1950年2月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同年调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1953年毕业后随同我共青团领导干部去莫斯科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工作并学习，一年后回国，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

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社，先后在对外联络办公室、总编室、国际部等部门工作，1979年底至1983年初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这期间除了报道驻在国的重大事件外，着意介绍了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为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1985年底转到《经济日报》社工作，次年任国际部主任。1987年做夜班期间以“子夜”笔名发表的一组国际经济随笔受到好评。1989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90年出任《经济日报》常驻莫斯科记者。在长达近九年的时间里，赶上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后期，经历了叶利钦从崛起 to 衰落的全过程。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调任中央…………… (1)

叶利钦从州委第一书记调到中央，当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到莫斯科以后虽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制，结果却是越压越红。叶本人不是民主派，他同民主派的结合是互有需要。叶的崛起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造就的。

第二章 巨变前夜…………… (14)

戈氏后期的政治思想，苏联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状况。改革已走进死胡同，后退无路，只能前进，但如何前进，谁也拿不出合理方案。苏联要变，但不知何时变，怎么变，不过预感是“凶多吉少”，为什么？

第三章 八月事变…………… (25)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政变的经过，以及政变当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群众等方方面面在政变中的态度。政变者想要挽救苏共、苏联、社会主义，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他们的毁灭。戈氏的辩解和瓦列尼科夫将军的批驳。

第四章 苏联解体…………… (39)

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25日辞职。叶利钦等三人的密林密谋。苏联解体有其从内部到外部的种种的原因。戈氏一段自白，谈他对解体的看法。

第五章 休克疗法…………… (66)

这一“疗法”包括“放开价格”和“私有化”两个部

分。改革既没有给国家带来利益，更没有使人民得到好处。经济危机连年不断，生产持续下滑，大量国有资产集中到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而广大居民则加速贫困化。

第六章 炮打白宫 (92)

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冲突，先是对休克疗法有不同看法，后来发展到对建立何种政权体制的分歧，是总统制还是议会—总统制。矛盾激化，无法调和，最后用武力解决。叶利钦的威望从此下降。

第七章 车臣战争..... (122)

从地理、历史、民族关系等方面看车臣问题的症结。第一次车臣战争及其失败的原因。两次车臣战争之间的两次恐怖事件。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起因、现状和结局。车臣问题是俄罗斯身上的伤口，为何久治不愈？

第八章 胜利纪念..... (153)

叶利钦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但到了1995年初，突然改变态度，决定隆重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为什么？

第九章 大选之年..... (168)

1995年12月杜马选举前的政治力量对比形势。杜马选举结果的分析。群众的政治情绪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的总统改选选出了一个重病的总统——叶利钦的心脏做了搭桥手术。

第十章 克宫秘闻..... (202)

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总统前新闻秘书和前警卫局长披露叶利钦的喜怒无常、官员间勾心斗角等轶事.....

第十一章 治安欠佳..... (222)

苏联原本是个相对安定的国家，几年之内变成了犯罪严重的国家——美国商人被杀、俄银行家受害、莫斯科人质事件、茨冈孩子街头抢劫、中国记者汽车被偷、歌手成方圆被

窃……

第十二章 传媒变迁…………… (244)

苏联曾是世界上报刊发行量最大、订报读者最多的国家。改革又是从“公开性”、“民主化”开始的，新闻自由是俄罗斯改革的一大“成就”。那么，今天传媒的状况如何？

第十三章 红场遐想…………… (265)

199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80周年，这一天红场却没有纪念活动，三支左翼群众的游行队伍都绕场而过。叶利钦呼吁“和谐和解”。11月7日仍是前苏联革命人民的共同节日。

第十四章 稳定初现…………… (272)

1997年是改革的第六年，经济指标首次停止下跌，出现初步稳定迹象。在大选之后，政治关系也较为缓和。但是，这种稳定又是如此脆弱，由此可以启动增长，也可以退回原地。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稳定年。

第十五章 剧院轶事…………… (286)

国家在变，文化艺术事业也在变。莫斯科大剧院的变迁，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995年的罢演风波；二是改编传统剧目。旧的传统如此顽固，新制度在斗争中艰难诞生。

第十六章 金融危机…………… (302)

1998年8月17日爆发金融危机。国家对内丧失清偿能力，实际上是破产；对外也部分丧失清偿能力，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大降。

第十七章 卢布厄运…………… (325)

苏联卢布的官价定得比美元还高，几年间却连续下跌。怎么跌的，为什么跌得那么惨，对经济有何影响？对人民生活有何影响？卢布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十八章 叶氏家族…………… (354)

从狭义上和广义上看这个家族：其构成，其活动，特别是其成员的相互关系。1999 年至今，西方不断揭发“洗钱案”、“贪污案”，大多同这个家族有关。此外，89 个地方家族同样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

第十九章 政权交接…………… (369)

叶利钦突然辞职，将权力移交普京。叶利钦交权前的准备工作：三换总理；普京的出色表现。叶利钦为何此时交权，为何选定普京为接班人？2000 年大选结果和普京宣誓就职。

第二十章 新任总统…………… (386)

普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走过他 47 年的人生道路。他就任总统后做了三件事：一是集中权力，二是调整同寡头的关系，三是制订政治经济发展纲要。但是，普京究竟将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还有许多未知数。

第一章 调任中央

叶利钦从州委第一书记调到中央，当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到莫斯科以后虽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制，结果却是越压越红。叶本人不是民主派，他同民主派的结合是互有需要。叶的崛起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造就的。

1985年4月3日的晚上，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正在回家的路上，汽车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是从莫斯科打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吉赫在电话里对叶利钦说，政治局建议他到莫斯科工作，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叶利钦略加思考后回答说，他不想去。于是，第二天，已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给叶利钦打电话，讲话干脆，毫无商量余地。但叶利钦仍是一口回绝，同时讲了一些理由。这时，利加乔夫才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必须服从，并提到了党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只得说：“那好吧，我就去。”就这样，他离开了家乡，并于4月12日开始在莫斯科就任新职。谁能料到，正是这两次电话决定

了叶利钦以后的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命运。

一般来说，州一级党的领导干部都希望调到中央工作。这是重要的提升，在他的仕途中将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在叶利钦之前，戈尔巴乔夫就是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调到莫斯科的。他先任苏共中央书记，后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 年 3 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同年 4 月 23 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改革纲领。上面提到的利加乔夫也是从托姆斯克州调到中央的，先后任苏共中央部长、苏共中央书记，最后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叶利钦为什么不愿到中央工作呢？

家乡情深

据叶利钦说，这是因为他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出生和长大的。不错，他出生在那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父亲当过建筑工人。全家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住过近 10 年。他曾发誓，决不能再住这种工棚。学校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你注意，会发现叶利钦的鼻梁是塌的，这是在一次学生打群架中受的伤。他的左手缺了两个手指，这是战争时期同同学一起砸一颗带雷管的手榴弹而留下的伤残。在上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时酷爱排球运动，打进了该市代表队。全班是个和睦的集体，毕业时约定，每隔 5 年聚会一次，自 1955 年以来从未间断过。正是在这里，他爱上了现在的夫人奈娜，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要离开此地，的确有点依依不舍。

叶利钦不愿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另一原因是，他喜欢这里的工作。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几家建筑公司当过工长、工程主任，几年后升任工程局总工程师、建筑托拉斯的工程局局长。从1968年起，他成了专职党干部。在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里，他先后担任过建设部长、负责工业发展的书记，最后出任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喜欢强调，他始终担任一把手，不当副手，习惯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对此承担责任，从未受人支配过。一个地区的第一把手也算得上是“土皇帝”了，从地位，从权力来讲都胜过中央的部长，至少不比后者差。一旦到了莫斯科，必须听命于上司，他怕受不了。

叶利钦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是一个大州的州委书记，这个州的生产在全国排第三位，到了中央只当建设部长，而戈尔巴乔夫的边疆区、利加乔夫的州都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小得多，但他们到中央后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用叶利钦的话说，这“似乎有点不符合常规”。不过他毕竟是苏共党员、苏共干部，懂得要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所以奉命到莫斯科报到。

矛盾暴露

苏共中央政治局调叶利钦当中央建设部长，显然也是有考虑的。戈尔巴乔夫刚刚提出的改革纲领的核心是加快战略，也就是加快发展经济，那么建筑即是重中之重。而叶利钦搞过多年建筑，熟悉建筑，这位置当然是非他莫属。同时，谁都清楚，党中央部长的职务，对叶利钦来讲，显然是

低了点，因此是临时的、过渡性的。

事实确实如此。过了没有多久，他当上了主管建设的中央书记。1985年1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建议叶利钦出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两天后，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选举叶利钦为市委第一书记。

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他被选进政治局，任候补委员。他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进入苏共最高决策层。按照惯例，叶利钦的郊外别墅相应升级，原先同后来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卢基扬诺夫合住，现在住进戈尔巴乔夫腾出来的别墅。他当时的说法是，“那简直是一座宫殿”。进门以后是一间50多平方米的客厅，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枝形吊灯、豪华家具。然后是一间间卧室，不知有多少个厕所和洗手间。这里还有一间带顶棚的玻璃凉台、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餐厅里放了一张足有10来米长的餐桌，厨房像个食品加工厂。登上二楼，那儿除了客厅、办公室、卧室外，还有一间放着躺椅、摇椅的日光浴室。为此配备了女清洁工、厨师、花匠、卫士等。叶利钦一家初次登门，简直被惊得目瞪口呆，当然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无论在党中央建设部，还是在莫斯科市委，叶利钦都是拼命地工作，从来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离开过办公室。他并不要求部下照此效仿，但他的副手也都不敢早走。叶利钦工作作风扎实，经常下到基层，接触群众，了解实情，解决问题。同时，他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却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

公开较量

1986年平静地过去了。1987年是十月革命70周年，事情也就多了。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草案，供讨论修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事先都已看过报告，到会上都要依次发言，无非是肯定报告的内容，说些赞扬的话，然后提几点修饰性建议。这次会议也是这样开的。轮到叶利钦发言时，他一口气对报告提出了大约20条意见，而且都是有分量的，涉及党及其机构，涉及对过去的评价和对未来发展的构想。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戈尔巴乔夫听着听着，实在坐不住了。他中断会议，气冲冲地走出会场。与会者惊得目瞪口呆，坐在原位，不知所措。过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重再出现，开始对叶利钦的发言进行评论，不是对事，而是对人。说叶利钦喜欢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这样的批评意见，说他的性格不好，把莫斯科的工作搞得一团糟，等等。讲了足足40分钟。所有的人坐着，听着，鸦雀无声，不知这次会议将如何收场。叶利钦毫不示弱，站起来说，“总书记对他的意见大多是责备性的，并带有个人偏见，因此不能接受”。会议不欢而散。从此以后，戈尔巴乔夫见了叶利钦，已不再握手，只是点头而过，更不交谈。或许戈尔巴乔夫这时已下决心，要拔掉这个“刺头”。或许叶利钦这时也已下决心，要同总书记较量到底。

当然，叶利钦清楚，同戈尔巴乔夫对抗，风险过大。于是，他把当时党内实际上的二把手利加乔夫当成了主攻对

象。正是这位利加乔夫发现了叶利钦，坚持要调他到中央工作。这似乎是对历史的嘲弄。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的皮聪达休假，由利加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他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议莫斯科市执委会作出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决定。叶利钦表示反对，认为市执委会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而且这是莫斯科的事，苏共市委应有自主权。

像莫斯科市委这样一级党的组织有没有自主权，有多大自主权，这当然是个原则问题。但是，叶利钦显然是在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回到办公室后，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信的矛头直指利加乔夫，说他的工作作风已“不合时宜”，形成“阻碍机制”，使党“受到损害”。接着提出党的改革已落后于社会的改革，比如，文件堆积如山，会议没完没了，压制下面批评，因此要精简党的机构，改变党的作风。无疑，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叶利钦承认自己是个“不好用的人”，为了不妨碍总书记的工作，还是及早提出辞职。这倒是他的真实想法。如要留在政治局，他必须变成另一个人，学会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最好来点阿谀奉承，否则还是尽快离开政治局为好。在这封信里，叶利钦亮出了他的思想，要改革首先要改革党，党如不能改革，不如重立新党。

信已封好，是否送出，叶利钦犹豫良久。他非常清楚，这封信一旦公开，必将掀起轩然巨浪。或许叶利钦要的就是这股“巨浪”，来冲击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信既已送出，就开始等待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叶利钦从未幻想过总书记会支持他。几天后，戈尔巴乔夫从休假地回到莫斯科，打电话给叶利钦，并对他说，“过些时候再见面”。过多久，没有说。考虑到正在筹备中央十月全会，他的问题有可能拿到全会上